

### 第三十三章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把鑰匙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五竹五天前最後一次入宮，確認了鑰匙藏在含光殿中某處，所以範閑首先探的便是這裏。也許是太平的太久，太後居住的含光殿裏一片安靜祥和之意，守夜的宮女們也都睡著了，而負責看管香爐的小太監也有些昏昏欲睡。

一陣極淡的香氣飄過，不論是小太監還是宮女，都死死地睡去。

在昏暗的燈光之中，範閑沿著相對陰暗的角落，滑入寢宮之中，雙眼看著遠處那張華貴異常的大床，微微皺眉，上麵那位蓋著薄綢輕被的老婦人，就是太後？

他此時來不及生起太多感歎，也不會去抒發曆史可能在自己手中改變的無聊幻想，隻是冷靜地走上散去，走到了那張床的旁邊，看都沒有看\*\*這位可能是全天下最有權力的婦人一眼。

冷靜，是五竹與費介教會範閑的最重要品質。

沒有預想之中的潛伏高手出現，範閑事先的計劃裏，總以為皇宮之中，一定會像古龍寫的一樣，皇帝太後身邊，總有些一輩子不見光的隱形殺手。

他沒有打量含光殿裏哪裏可能是藏寶之處，而是很直接地滑入太後的床下，閉上眼睛，手掌開始撫摸著床下的木板，木料是極好的木料，但他此時的舉動未免有些怪異。

過不多時，他在床底的黑暗中睜開雙眼，眸子裏清亮一片，閃過一絲夾雜著荒唐的喜悅。

自己在澹州將無名功訣藏在床板下的暗格之中，鹿鼎記裏毛東珠也將四十二章經藏在床下暗格之中，慶國的這位太後床下居然也有個暗格。

人類的想像力，在某些時候，真的是顯得非常窮酸。

匕首輕輕用力，從側邊開了進去，刀鋒破木無聲，而\*\*的太後卻翻了個身子。老年人咕噥了幾句什麼。範閑麵無表情，就像是沒有聽見一般，依然穩定地操作著，不一會兒功夫，就將那個暗格取了下來，此時不敢伸手去翻揀，但他在夜裏的視力很強，所以很簡單而好運地看見了那樣東西。

暗格裏麵沒有珠寶沒有銀票，隻有一張白布。一封信。還有...一把鑰匙。

範閑看著這把鑰匙的形狀，微微皺了皺眉，臉上出現一種很怪異的表情。他沒有取出白布和信，隻是格鑰匙揣入懷中，然後滑了出去。

片刻之後，他又出現在了宮牆之下

上了馬車，看著王啟年，範閑輕聲說道：“我需要的是速度。”

“是。”王啟年不知道今天是什麼任務，隻知道要在這個街口接上大人，然後再去見自己請回來的那個人。

“我不希望有任何人知道我在這個馬車上。”

“大人放心。這是借的樞密院的車，沒有人敢攔，也沒有人知道。”

“很好。”範閑心神略略放鬆了一下，半靠在座位上，眉頭皺了皺，今天先是假酒發詩癲，然後又要夜探皇宮。對於他的精神產生了了非常大的損耗。

車至某處院落，一個範閑都完全陌生的院落，二人悄無聲息地下了車，重新戴上頭套，直接走到地下一個密室內，王啟年悶著聲音說道：“大人，這就是鎖匠。”

在二人的麵前。小木桌上擺放著許多二人根本認不出來的金屬工具。在燈光下幽幽發亮，工具的主人是一個看上去有些老實木訥的中年人。臉上一片鐵黑之色，卻是憨厚地笑著。

鎖匠是一種職業，也是一種稱呼，但這個叫鎖匠的中年人卻不僅僅是因為這個樣子，他的名字就叫鎖匠，由此可以知道他的手藝到了何種程度。

範閑點點頭，對王啟年說道：“你出去等著。”

王啟年一低頭便出了密室，他知道有些事情，自己永遠都不知道，那才是最安全的。

“事關國朝利益，我以樞密院的身份請求你為國家出力。”範閑透著臉上的麵罩，很平靜對鎖匠說道。

鎖匠心頭一凜，聯想到最近京裏來的這麼多外國使團，頓時以為自己猜到了什麼，趕緊行了一個禮，不知道自己要說什麼。

“要快，要準確。”範閑從腰帶裏摸出那把鑰匙，“要一模一樣。”

鎖匠接了過來，細細看了一看，皺眉道：“世界上沒有這種鎖。”

“我不在乎，我隻要你複製這把鑰匙。能還是不能？”

“很難，這把鑰匙太複雜。就算做出來形狀一模一樣，沒有人能察覺，但是我不能保證複製出來的鑰匙可以打開相對應的鎖。”

“很好，開始。”範閑聽到答復後有種意外之喜，聲音卻依然清冷。

鎖匠在緊張地複製鑰匙，密室裏時不時傳出滋滋的磨鐵之聲，範閑也很緊張地看著密室的門口，他不知道五竹究竟能拖住洪老太監多久，洪老太監住的地方離含光殿太近，如果洪老太監回宮了，自己這把複製的鑰匙，很難再放回去。

終於，鎖匠滿頭大汗地完成了工作，將手中的銀匙遞給了範閑，範閑比對著兩把鑰匙，發現複製後的這把真的一模一樣，就連上麵留下的一些鏽斑都幾乎沒有差別。他的心情終於放鬆了一些，微微一笑問道：“你以有是做什麼職業的？”

他臉上蒙著黑布，所以這一笑看上去有些詭異。

“小人...做賊的。”鎖匠大汗淋漓，不知道完成如此詭秘的一個工作之後，自己麵臨的究竟是什麼。

範閑在心裏想著，原來是位同行，眯眼看著桌上殘留的工具與模子，皺了皺眉，走到桌邊，悶聲一哼，體內霸道真氣疾出，將握在手中的模子全部毀成碎渣。

交待王啟年將那些金屬工具也毀了，再把這個鎖匠送到南邊去呆一段時間，範閑才放下心來，重新踏上了再入皇宮的道路

重入含光殿，甜香已淡，夜風依舊輕拂，太平和祥的氣息滿布宮中。範閑像隻鬼一樣滑入床下，重新放回複製好的鑰匙，取出身上帶著的粘劑，將暗格重新布置好。這才輕聲退出了宮殿。

距離上一次更鼓聲的響起不知道過了多久，範閑知道是自己離開的時候了。但就在這時，他的眼光卻落在了皇宮另一邊的一個小院裏。那時是廣信宮，長公主居住的地方。

範閑今天的行動安排的十分完美，如果不想節外生枝，他應該馬上退出皇宮，然後等著事情的逐漸發酵。但不知道是被得到那把鑰匙的喜悅衝昏了頭腦，還是因為什麼，範閑接下來的行動有些出乎意料。

他相信在黑暗的掩護下，就算是森嚴如皇宮，也有自己自由行走的可能，順著廊下行走，全憑著五竹與費介這兩名黑暗大師打就的一身夜行本領，極為困難地接近了廣信宮，途中甚至還與一位喘欠連天的宮女擦身而過。

廣信宮裏燈光依然，明顯裏麵有人，獨門別院的廣信宮與皇宮裏其他宮殿都不一拌，宮外還有一方小牆。

俗話說大江大河都過來了，還怕這條臭水溝？範閑卻知道，很多絕世高手，最後都是死在了庸人的手下，所以他很小心地繞到宮殿後麵，閉目靜氣，沿著那道粗粗的廊柱往上爬去。

掌印落在光滑的柱麵上，範閑今日精神真氣損耗太大，不免有些心浮氣燥，所以爬上去後顯得有些辛苦，小心翼翼地上了廣信宮的房頂，不敢大膽地去揭瓦偷窺，而是眯著眼睛尋找琉璃瓦中極難發現的明瓦。

也許是他的運氣太好，皇宮的殿頂本不需要明瓦，但是長公主卻是個喜歡天光入室的人兒，所以範閑找到了一

挾，很仔細地蹲下，低頭，保證每一個簡單動作的穩定，務求不會發出任何聲音。

明瓦之下，燈光不亮，但憑借範閑的眼力目力，卻依然可以看得清楚，聽得清楚。他眯起了眼睛，知道自己果然猜對了，而且運氣著實不錯。

...

長公主李雲睿斜倚榻上，滿臉慵懶之色，看上去嫵媚動人，身上隻穿著件白色的襖衣，薄絲之下，身體曲線畢露，成熟之中偏透著一分青澀，這身打扮若讓世上男人看見了，隻怕都會拜倒於那雙赤足之下。

她身為陛下最親的妹妹，自然用不著用美se誘人，而她麵靠這人足有七十歲了，在今夜之前，被稱作世上第一道德文章大家，也不是能夠被se誘的角色。

莊墨韓咳了兩聲：“外臣事畢，望長公主不負協議。”

長公主把玩著那幅自己花重金做成的假書卷，嫣然一笑，滿室皆春，柔聲怯怯道：“我要莊大家將那範閑踩倒在地，讓他再無顏麵在京都呆下去，莊大家可做到了？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